

臺灣的新移民區

——東部方言調查記行

七月六日起，在東南兄的幫忙下，我進行了三天的東部鶴佬語方言重點調查。東南兄是最近才交的朋友，今年五月東南兄讀到我在自立副刊登載的南部方言調查紀行，覺得非常有意思，便主動寫信與我連絡。過幾天，東南兄開了一輛吉普車到金山茅舍來找我，我們談得很投契，直談到夜裏十一點半，由於他還跟一位泰雅族女青年同行，不得不回家，否則我們可能談到天亮。

東南兄畢業於海洋學院，但對民族學、動植物學深感興趣，經常開車到處探查臺灣的動植物，訪問高山族、平埔族村落，可以說臺灣的偏僻地區都有他的足跡。他這次主動和我連繫，並不是因為對方言感興趣，而是對我的田野調查感興趣。

我對方言學自然有興趣，但我並不是把方言學當作一門孤立的學問，而是認識到方言是地方文化的根，要了解、傳承、保護地方文化，捨棄了方言是決不可能的事。要研究臺灣文化，不研

究臺灣方言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在這一點上，東南兄和我取得了共識。所以當他知道我還有東部、澎湖未做面的調查時，便主動答應幫忙我作東部方言調查。六月廿九日開完第一次臺灣民俗文化研究會，我們便決定了行程。

坪林的安溪腔

七月六日一大早，我們便向新店方向進發，準備越過小格頭，經宜蘭、沿蘇花公路向花東前去。我所以採取這個路線，是因為新店、坪林尚未做過調查，我知道這個地方講的是安溪腔，但必須了解這裏的安溪腔和三峽、汐止、平溪有什麼不同。

早上未八點，我們便抵達新店舊街，看到一間「店窗起个」的古老店面，「涼亭仔跤」（騎樓下）擺著豆奶攤，依經驗，這裏所住的老人大部份是世居的當地人，所以我們便下車在豆奶攤叫了一杯豆奶，雖然我們已吃過早餐，爲了訪問的目的，還是再吃一杯。這種事經常發生，田野調查是不用怕餓肚子的。

果然，店老闆林章會先生（六十歲）是世居的新店人，他的腔調無疑的是安溪腔底子，但和石碇、深坑一樣，受到臺北市區的廈門腔很大的影響，比如「入」母（z）歸「柳」母（l）便是一例，這位老先生還保存著泉州腔的央元音ü和ö，至於年輕人便和臺北市同化爲u和e了。

車抵坪林已經快十點了，我們也找到一間「店窗起个」的古店面，賣茶葉。老闆王富貴（七

十歲）、王榮華（五十五歲）父子說的是安溪腔，「入」母還保存著，王老先生的韻母系統和汐止一樣，但聲調却是宜蘭型的，「趙」和「著」分不清，都讀 tsoʔ，這一點新店也相同，不知道是受到宜蘭還是臺北的影響。臺北市區也有一部份說宜蘭型的聲調。王老先生的兒子王榮華已經喪失了安溪腔的特色，在韻母上已經和臺北市郊一樣屬於晉江型的了。我的調查一再證明安溪腔一變而晉江腔，晉江腔一變而廈門腔。坪林的韻母系統，將來一定會走臺北市的廈門腔路線。

南澳保存古老的宜蘭腔

離開坪林的山區，進入宜蘭平原，耳朵所聽到的盡是濃厚的漳州腔，這一套漳州腔一直延續到花蓮的壽豐（過了壽豐便開始變化，玉里以下整個臺東縣都屬於高雄型的臺灣優勢音。在壽豐和玉里之間是過渡型，比如聲調第八聲的陽入，花蓮是中長調，臺東是高短調，瑞穗則是中短調，陰陽入本調不分，和臺中市一樣）。

由於宜蘭平原已於一九八四年五月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做過兩次調查，不必再做，我們的車子直趨南澤。南澳人大部份都是宜蘭搬去的，移民史只有六七十年，所以口音和宜蘭一樣。我們在媽祖廟訪問了廟公七十九歲的老先生，在海岸村訪問了五十九歲的朱秀鳳女士。老先生十六歲由蘇澳搬來，朱女士則是當地出生。他們的口音雖是宜蘭腔，但比宜蘭保守。宜蘭腔有兩個顯著的特色，比如「飯」（²⁴pue）說 ²⁴puin、²⁴「卵」（²⁴ue）說 ²⁴nu、²⁴「酸」說 ²⁴sin，西部大部

份說-ng 韵，宜蘭說-uin 韵。另一是「高雄」(ko^hhiong) 說成「高形」(ko^hhing)。「臺中」(tai-tiong) 說成「臺燈」(tai-ting)，我去年做調查時，只發現礁溪以北尚保存這種特色，礁溪以南都受到臺灣優勢音的同化。但南澳則尚保存礁溪的特色，老先生雖是蘇澳搬來，仍說「高形」「臺燈」……，可見過去宜蘭都是這樣的口音，直到最近，礁溪以南才變化的。我相信礁溪以北也不容易保存「高形」「臺燈」這樣的口音。

我們在媽祖廟遇上一羣樹林來的老人。樹林農會幾天前提組農友旅行團到南澳來旅行，一名七十幾歲的老人因落後而走失了，旅行團回去之後立刻招來兩車的同鄉、親戚前來尋找，已經找了兩天，毫無著落。四五名老人和婦人便到媽祖廟來祈求媽祖指引，一次又一次的「跋杯」，其虔誠之心可以想見。我一直在旁觀看，婦人對我說：「奇怪，媽祖怎麼翻來覆去，我跋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不一樣。」我說：「神不能多問的，多問神會不耐煩，他第一次告訴你什麼方向，你就趕快去找，找不到再回來。你們不快去找，一直在這裏跋杯，跋到明天也找不到人。還是趕快去找吧。」這一羣人聽了我的話便急忙離去，才走到門口，又見另一羣人要來跋杯。求神問卜原只是浪費時間罷了，但老百姓既然信神，找不到人不會怪罪神，碰巧按照神的指引找到人的話，他們便會覺得「媽祖婆真有靈聖」，年年都會組團來參拜，演歌仔戲、布袋戲以爲酬謝。

南澳靠山區是泰雅族部落，信基督教和天主教，他們認爲基督教和天主教都信上帝、耶穌，所以兩教並沒有不同，兩個教堂跑過來跑過去，教義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上帝。

南澳的泰雅族原住山區，日據時期才被日本人遷下山來，開始過純粹的農業生活。聽說他們的耕作技術是向平埔族學習的。平埔族則已同化於鶴佬人，聽說這裏還有平埔族部落，可惜我們沒有時間去訪問。

西施生了鬍鬚頭

南澳到太魯閣的這段蘇花公路仍是窄小的單行道，交通管制，管制口停放著一排長龍，直到下午四點多才放行。我們的車子沿著彎延的山路迤邐南下，巨大的絕壁從蔚藍的太平洋筆直豎起，極為險峻，尤以清水斷崖最壯觀。蘇花公路曾經被稱為臺灣交通建設的奇跡。以現代的科技看來似乎不算什麼，但是想像當初還沒有怪手、推土機之時，這段公路一定費盡了先民們無窮的汗水，犧牲了不少生命。

車抵立霧溪，突然一片開朗，太魯閣的美景出現在眼前，十幾年前我曾在這兒住過一段時間，對這兒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非常熟悉，這次重遊，尤其倍感親切。但是令人傷心的是太魯閣門口那片青翠的山，已被水泥廠挖得滿目瘡痍，好比西施生了鬍鬚頭一般。太魯閣是自然造化的傑作，美得令人心醉。如今爲了滿足都市人住的享受，竟寧可讓它毀容。我不知道爲什麼主政者會這麼愚蠢。

在新城做過訪問之後，抵達花蓮市已經萬家燈火了。花蓮市這十幾年來變化很大，亞都大飯

店剛建的時候，周圍沒有幾戶人家，如今附近已經成為繁華的街市。十五年前花蓮市還是相當純樸的市鎮，如今大理石大量開發、水泥廠到處林立，人口驟然增加，高樓大廈、車水馬龍。花蓮市突然變成一個珠光寶氣的暴發商人妻。

玉里鶴客和樂相處

車抵花蓮市，便有旅館捐客過來兜攬生意，由於人不生地不熟，我們也只好被他引到一家高樓大飯店，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們找到一間城隍廟，廟前聚集一大羣老人在那兒聊天、下棋。我最怕的便是這種場面。因為老人太多的話，他們的心情便不安定，有時沒有人願接受訪問，有時問答到一半便被同伴引去，往往要費許多周折才做完一次採訪。這一次在城隍廟便是如此。最後找到的一位老先生呂傳生（六十五歲），父親是桃園人，他則是花蓮土生土長的。花蓮是個新移民區，土生土長的老人鳳毛麟角，我們能够找到他，算是非常幸運的。呂老先生的口音屬宜蘭腔，不過有一部份音已經變成臺灣優勢音，比如十五音的「姜」韻字，宜蘭的漳腔都念 -iang，臺灣優勢音唸 -iong（泉腔），呂老先生則一部份唸漳腔、一部份唸泉腔，很不一致。如「傷」唸 siang，「商」則唸 siong，壽豐以下一律唸 siong，顯示花蓮的過渡性。

出了花蓮市，要找五十歲以上土生土長的在地人就更少了。花東縱谷原是阿美族的居住地，五六十年前日本政府獎勵移民，曾經住過不少日本移民，光復後這批日本移民全部遣回，留下許

多西部來的鶴佬人和客家人，他們的第二代頂多只有四十幾歲，所以我們在臺東縣所找的發音人大部份都是年輕人。這裏的客家人很多，客家人不但會講客家話，也都會講鶴佬話，但是鶴佬人則很少會講客家話的。至於阿美族，和漢語系的鶴佬人、客家人保持相當的距離，老一輩的和漢人講日本話，年輕人講國語（普通話）。我在南澳訪問那一位五十幾歲的泰雅族時，因為鶴佬話和普通話都講不通，只好跟他講日本話。

玉里鎮雖屬於花蓮縣，但語言上屬於高雄型的臺東腔，完全沒有花蓮的宜蘭味。我們幸運地在一家禪寺找到一位玉里出生、六十歲的女佛徒。當我們抵達這座禪寺時，一羣佛徒在大殿裏唸經，我們耐心地等待她們唸完經，看到他們出了殿，才發現大部份是客家人。鶴佬人和客家人在這兒和樂相處，像是一家人一樣。

離開禪寺時一位活潑的客家少婦佛徒李秀英要求搭我們便車到玉里火車站，我們欣然同意。當她了解我們旅行的目的，便指引我們不妨到東里後庄的平埔族部落去採訪，那裏的平埔族講鶴佬話非常奇特。他並且告訴我們，到了東里可以找他妹妹范鳳嬌帶路。我們到了東里她妹妹家，她已經打過電話給妹妹了。范鳳嬌開了一月美容院，看到我們到來，便放下店舖，帶我們訪問後庄的平埔族村。這一連串的巧遇，不但使我感到助人的快樂，並且覺得善有善報，何其迅速。

平埔族哀歌

後庄的平埔族所講的鶴佬話非常奇特。倒不是聲韻奇特，而是聲調奇特。聲調是鶴佬語最難學的一部份。平埔族和高山族本來同屬南島語系，他們的聲調是沒有辨義作用的，現在要學聲調具有辨義作用、並且有變調的鶴佬語，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平埔族的鶴佬語聲調普遍的保存了南島語系的特色，句子的尾音提得很高，並且往往沒有變調。這種腔調一聽便知道是平埔族，我在埔里的守城社也聽過這種腔調。我問他們的祖先是不是埔里搬來的，他們有些人說：「不是，是廣東搬來的。」我覺得這不可能。東里的客家人說，他們是恆春搬來的。後庄平埔族幾位老翁也承認是恆春搬來的。可是為什麼他們要冒稱是廣東搬來的呢？這個問題一直盤繞在我腦海裏，幾天之後我才想通。我想大概因為，平埔族一般怕人知道他們是平埔族，而東里的漢人是客家人，客家人來自廣東，所以他們便冒稱是廣東搬來的。

後庄的平埔族本來非常善於唱歌，東里的客家人盛讚他們的老人唱平埔族老歌，十分優美。但是年輕一輩已經不會唱歌了，會唱歌的都已七十歲以上，我們一直想找一位會唱歌的老人，繞了半天都找不到。

他們也模倣漢人供奉神明，我參觀了幾家人的神座，發現他們的神器非常簡單，只有香爐和幾個小杯。問是拜的什麼神？答說：「土地公」。土地公雖是家家戶戶供奉的神，大部份只是陪祀之神，這戶人家却當做主神。

離開東里，我心中感到一股莫名的哀悽。平埔族原是臺灣平地的主人，三百餘年來，由於和

漢人接觸，半被逼、半自願地接受了漢文化，如今他們幾乎完全忘了自己的語言、文化，甚至不知來自何處。然而他們所接受的漢文化又是極皮相的，他們口中的鶴佬話是不標準的。他們永遠是被漢人取笑、輕視的對象，直到有一天變成像許多已經完全同化於漢人的一樣，完全看不出是「番」為止。

比較起來，平埔族的同胞——所謂「高山族」是較幸運的，直到今天，高山族仍然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化，還保存著傳統的根，因此他們也活得比較自尊、比較受重視。如果他們能够永遠保存自己的根，將永遠活得尊嚴。

然而遺憾的是，今天在臺灣，不止是高山族、甚至是鶴佬族、客家族，都沒有自覺要保存自己傳統的根，他們儘量斬斷自己的根，努力向中原文化、向西洋文化全面靠攏。如果真正靠得攏也好，但是他們將永遠靠不攏，他們將永遠要步平埔族的後塵，他們的文化將永遠被忽視。

臺東腔是臺灣優勢音

我們很想在東里後庄多呆一會兒，多了解一些平埔族的語言文化，但由於天色已晚，我們不得不趕向臺東。

到了臺東，見到詩人詹澈，詹澈的詩頗富鄉土味，對臺灣的土地與人民有濃厚的感情。愉快地談了一夜，詹澈招待我們在一間旅館住下。

第二天，我們按照詹澈的指引，找到富崗東寮村一個綠島人聚落。我所以想要訪問這個村落是因為我曾在臺北訪問過綠島人，發現綠島講的是廈門腔，接近臺北市，和本島臺東的高雄腔不一樣。我想知道這些綠島人搬到本島來之後，語言變化的情形。我訪問了一家三代人的口音，發現第一代（七十歲，十九歲時由綠島遷臺東）尚保存綠島的廈門腔，第二代（四十六歲）、第三代（二十六歲）則大部份同化於臺東口音。這證明少數同化於多數的原理。

臺東是臺灣最新的漢人移民區，移民歷史不過五六十一年，所以我們所找到的發音人，在土生土長的標準下，不出四十五六歲。這些人有自彰化溪州遷來的（泉腔），有父親是臺南麻豆人的（漳腔），但其結果都變成高雄型的臺東腔，使我驚訝於臺灣鶴佬語的調整融合何其迅速。我曾以為高雄口音最不具特色，也就是說，最沒有「腔」。但實際上高雄還是有點特殊口音，而臺東平原則可以說完全沒有「腔」。臺東的發音都是臺灣的優勢音。我想其原因大概因為臺東是個新移民區。西部是老移民區，經過第一次的漳泉融合，到了臺東，再經第二次的融合。因此臺東的口音可以說是漳泉人都同意的一種融合型態。有人說廈門音是漳泉人同意的標準音，然而廈門音系仍以泉州音系做底子，泉州腔的味道太濃。臺東腔則是漳泉融合再融合的結果，在閩南語的各種腔調中應該具有代表性，可以當作閩南語的標準音。只可惜臺東這個新移民區並沒有發展出高度的文化，一個沒有文化的語言是沒什麼力量的。臺灣的鶴佬文化素質最高的地區却是口音最重的鹿港、澎湖。

我們很想在臺東縣多呆一天，因為花東縱谷玉里以南以及東海岸都還沒有去。然而由於佩姬颱風逼境，我們不得不急忙離開，直驅高雄。沿路作了一些調查，並沒有發現很特殊的口音。

這次能够在短短的三天內完成了東部鶴腔語方言重點調查，必須感謝東南兄的鼎力相助。他出錢出力，甚至連司機陳先生都是他請的。他對臺灣文化的熱誠令人感動。

一九八六年七月